

新的战斗



工农兵演唱集

3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新的战斗（独幕话剧）

.....解放军某部 任宝君 高祝捷（1）

阵 地（秦腔）

.....姜德华（29）

工地战旗红（快板书）

.....工人 赵 亮（52）

革命熔炉炼红心（对口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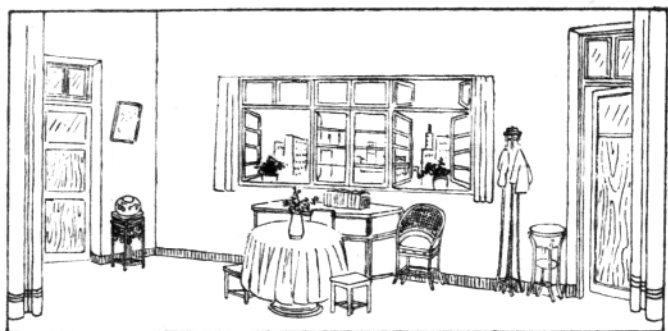
.....战士 李永成（58）

志在山乡绘新图（快板书）

.....宇 红（65）

强姑娘（革命故事）

.....工人 郑升旭（76）



新的战斗

(独幕话剧)

解放军某部 任宝君 高祝捷

时 间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上午。

地 点 某大城市，方家客厅。

人 物 方 洪——解放军某部政委，60岁。

李振山——陈进的养父和入党介绍人，75岁。

方海燕——应届高中毕业生，方洪之女，18岁。

陈 进——退職干部，方洪之妻，53岁。

小 胖——方家邻居的小男孩，八、九岁。

布 景 天幕上为某大城市的远景。

舞台上为方家客厅。台左侧一门通向外面，台右侧一门通内室。台正面为两扇大窗，窗台上两盆花，窗前放一写字台，写字台旁放有藤椅，写字台上有台灯、书籍等。舞台正中放一盖着台布的圆桌，周围有方凳。台左门旁有茶几，几上放大鱼缸，台右门旁放一衣架，一洗脸架，架上有一新一旧两个脸盆，旧盆上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字样。

〔在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及《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的歌声中，大幕徐开。

〔方海燕由内室跑出，到窗前张望，又向门口跑去，一不小心撞到几上，把鱼缸震得乱晃，并与手提菜篮刚刚进门的陈进相撞，陈赶紧将东西搁下，向鱼缸跑去。

陈 哎呀呀，你忙什么？瞧把鱼给吓的。

〔海燕没理睬，跑到门外，看着浩浩荡荡的下乡队伍，听着响亮的口号声，歌声。有人喊：“方海燕，再见了！”

燕 （频频挥手）再见！再见！

〔外边声音：“方海燕，到我们生产队来玩！”

燕 一定去，一定去看你们！

〔室内传来陈进的呼唤声。

陈 燕！（燕未听见。陈声音提高了一些。）燕！（燕仍未听见。陈跑至门口大喊一声。）我说小燕！

〔燕快快不乐地进到屋内，依着窗前仍向外看，充满了羡慕之情。

陈 小燕，把那鸡蛋黄捏点喂喂鱼。

〔陈拿着把小镊子给花盆里的花松着土，一边说着话。

陈 刚才碰着刘袭古了，他说都联系好了，办个住房手续，明天就可以搬家了，今个咱们还得加紧拾掇。

燕 妈，你整天就知道搬家，搬家。咱们这房子够住了嘛，干吗还要搬家！你少操点闲心，多关心关心我吧！（指窗外）你看看，我们学校又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已经走了，可你——唉！

陈 我跟你讲过多少回了，你是免下的，这是组织决定的嘛。你别再跟我瞎吵吵了。这些天为了给你找个好工作，我这腿都快跑细了，你还说我不关心！

燕 你关心的不是地方。

陈 嘛。看你这孩子说的，怎么不是地方？就说这搬家吧，要不不为你们着想，我费那个劲干啥？你想想，将来你哥哥复员回来了，你姐姐下乡也该抽上来了，你爸爸如果再退休，这房子就不够宽敞了。再说刘袭古帮咱们选的那新房子前面有电影院，后面有公园，四通八达地有公共汽车，咱们住在那儿是又舒服、又方便，这不都为你们好。

燕 妈，你怎么就知道想这些，跟我爸爸想的一点不一样。

陈 怎么不一样？

燕 你整天就操心咱们这个小家庭，就知道让我们吃好点、穿好点、住好点，在城里找个轻松工作。可你看我爸爸，他对我们是咋样关心的！

陈 做父母的一个心思，还不都为你们好呗。

燕 可是爸爸关心的是我们能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你看他工作那么忙，还经常来信辅导我们读马列的

书和毛主席的书。每年暑假还让我到振山爷爷那儿去劳动锻炼。去年爸爸和我一块去劳动时还说让我向那些上山下乡的哥哥姐姐们学习，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这些天，我特别想爸爸，要是他能回来就好了。

陈 你想，我还盼呢！市里领导，有你爸爸的老战友，他要是替你说句话，保准分配个好工作。

燕 爸爸绝不会这样做！

〔此时外面传来了小胖清脆的叫喊声。他边喊边跑上场，进屋，将信交给陈。

胖 陈阿姨，陈阿姨，有你的信！

〔陈拆开信看，边看边说。

陈 你爸爸来的信。他决定搬家，这几天就回来。

燕 （兴奋地）爸爸要回来了，太好了！

陈 小燕，你爸爸也同意搬家，看你还强嘴不！

〔燕拿过信来看。

胖 陈阿姨，我们家搬到这儿都快两年了，我还没见过方伯伯呢。人家都说方伯伯是个战斗英雄，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有一次打仗，方伯伯就这样（顺手拿起个大鸡毛掸子做动作）杀！杀！杀！杀！杀——！一口气刺死了五个日本鬼子。方伯伯真勇敢啊！

〔众大笑。

胖 陈阿姨，人家还说方伯伯受过伤，身上还有敌人的子弹呢！他疼不疼？怎么老也不回来休息休息？

燕 我爸爸就是那样，为革命永不知疲倦！

胖 海燕姐姐，方伯伯这次回来，你一定第一个叫我来看看他。

燕 好。

〔胖欢跳着下。陈走进里屋喊燕。〕

陈 小燕，快帮我收拾收拾。把这些破烂搬出去。

〔燕进里屋与陈抬出个筐，放在窗下。筐上放着什物及打草鞋架。〕

燕 （拿起筐上的打草鞋架）妈，这是我爸爸打草鞋用的嘛，你咋也要给扔了？

陈 （夺过放在筐上）咳，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又不是战争那年头了，谁还打草鞋穿？

〔陈又随手拿起盆架上的旧脸盆，扣在筐上。〕

陈 这盆也旧的够资格了，今天早晨洗脸，又漏水了。

〔燕拿起盆，盆中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迹。〕

燕 妈，这是我爸爸参加抗美援朝时候部队上发的，爸爸可爱惜它了。（指盆内）这些疤，都是他亲手补的，再补补还可以用嘛。

陈 我可没兴趣再补它了。小燕，我到房管局去办手续，你在家先收拾着，等你爸爸一回来，咱们就搬。

燕 反正我说了也不算，你看着办吧。

〔陈下。〕

〔燕认真看着盆上的字，念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陷入深思。〕

〔方洪身背背包，脚穿草鞋，手提着一个皮箱和“百宝箱”上场。“百宝箱”上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字样。〕

方 海燕！

燕 （抬头见方，惊喜地）哎呀，爸爸！

〔燕把拿着的脸盆放到筐上，急跑过来，接下方的皮箱和“百宝箱”，又帮方卸下背包。

燕 爸爸，瞧你累得满头汗，我给你打水洗洗脸。

〔方脱去军上衣，摘掉军帽挂在衣架上。燕拿新脸盆，边倒水边说。

燕 爸爸，你下了火车咋不打个电话，让小车去接你。

方 我自己有车呀。

燕 自己有车？

方 你说这 11 号车是不是我自己的？

燕 噢，爸爸，你还是老习惯，有车不坐。

方 来了个小拉练。

燕 哎呀，爸爸，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走这么远的路不累吗？

方 不累。这才不过十多里路，比起万里长征来，连个小零头都不够。不经常走走，这铁脚板就要变成软脚板了。

〔燕端过脸盆，取来毛巾香皂。

燕 爸爸，你快洗脸吧。瞧，衣服都汗湿了。

方 嗯。（低头刚准备洗脸，发现是新盆）哎，海燕，我那个脸盆呢？

燕 喏，在破烂筐里呢。妈妈说，又漏了，不要了。

〔方上前从破烂筐里拿起盆，沉思片刻。

方 海燕，你妈呢？

燕 又去忙搬家的事了。爸爸，你洗脸吧。

〔方放下盆。洗脸。

燕 爸爸，我给你写的信接到了吗？

方 接到了。

燕 这些天，我就盼着你能回来支持我。

方 噢，你和你妈闹矛盾了是不是？

燕 嗯，还挺尖锐呢。我妈一点也听不进我的意见，她到处找关系，想把我分配到她理想的地方。

方 哈哈！“她理想的地方”，海燕，那你理想的地方是哪里呢？

燕 爸爸，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从小你就告诉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虽然是免下对象，可我是觉得应该到农村去，到山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可妈妈说我是免下的，非要在她身边给我找个又干净、又轻松的工作。

方 海燕，我问你，毛主席为什么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

燕 在农村，可以改造思想炼红心，培养革命接班人嘛。

方 噢，还有呢？

燕 上山下乡这是毛主席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战略部署嘛。

方 那你说说，为什么上山下乡（强调地）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呢？

燕 这……因为……爸爸，你怎么这么多的为什么呀！

方 哈哈……。海燕，学习马列必须在“弄懂弄通”上下功夫。你瞧，你不是就没有说服你妈妈吗？哈哈，（启发地）你看，现在的农村和城市都处在同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有人不愿到农村去？有些父母也不愿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去？

燕 那还不是认为农村生活艰苦，种田没前途。

方 对啦。一些人受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影响，就是看不起农民，看不起种田的，留恋城市。这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呢？闹的不好，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呀！

燕 爸爸，你是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铲除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的一项战略措施，对吗？

方 对！海燕。

燕 爸爸，我坚决要求上山下乡！

方 海燕，当前农村是比城市艰苦。你下农村是干一阵子还是干一辈子呢？

燕 爸爸，我想好了，革命不怕苦，扎根在农村，要干上一辈子！

方 好！革命青年就是应该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爸爸支持你。

燕 爸爸，你真好！

方 （环视屋内环境）两年没回家，变化不小呀，添了这么些名堂。

燕 都是我妈搞的。她尽听隔壁那个刘袭古的话，买这买那的。

方 刘袭古？

燕 你没见过，去年才搬来的。你看这花呀，鱼呀，都是他给搞的。姓刘的名堂可多了，还说什么“看花养鱼，心旷神怡”。

方 这个刘袭古是干什么的？

燕 市里医院的药剂师。我妈不是有病吗，总跟他常打交道。听我妈说，托他办事有求必应。可我打心眼里讨厌他。

〔方沉思地到鱼缸边。〕

方 为什么？

燕 我总觉得他有点气味不正，怎么说呢？虚伪，张口“老革命”，闭口“高干”。哼！把咱们家能捧上天。

方 （发现了鱼食盘中的鸡蛋黄）这鸡蛋黄是干什么用的？

燕 喂金鱼的。

方 这金鱼吃鸡蛋，生活水平真不低！（自话）“看花养鱼，心旷神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精神就这样一点一点怡得没了。

〔方顺手拿起筐上的旧脸盆和草鞋架，深思的看着。〕

燕 这些，我妈也都要扔了。

方 看来她对这些已经不喜欢了。

〔方边说边举盆对着亮处看。〕

方 就针鼻大个眼嘛，焊一焊就好了。海燕，把我那“百宝箱”拿过来。

〔方戴上老花镜，燕取过“百宝箱”。方打开后取电烙铁、焊锡、焊油，在茶几后的电源插座上插上电烙铁，然后拿起小锉刀打磨盆底漏了的地方。燕看着箱子里的东西边翻边说。〕

燕 嘴，真全乎，推子、剪子、针线包、袜板子……爸爸，你在延安时做的“百宝箱”到现在还带着？

方 是啊，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把它带在身边可真有用啊。

燕 爸爸，你会补盆，会打草鞋，会理发，又会做木匠活，

这都是跟谁学的？

方 “革命”教会了我。在延安那阵儿，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那时候，人人都是多面手，又打仗，又开荒，（唱）“还会那纺线线，咱们的八路军，个个都是英雄汉呐哎嘿哟”。

〔方、燕齐声大笑，方开始埤盆。〕

方 当年，靠着这“艰苦奋斗”，我们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还要靠这“艰苦奋斗”去粉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哎，海燕，去年我给你妈买的《列宁选集》，你学过几篇文章？

燕 我妈说我年龄小，看不懂；她家务忙，没时间看，都给锁起来了。

方 哦？锁起来了。海燕，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今天，在我国，这些差别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这些都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咱们每一个革命者，搞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当限制、缩小和最后消灭它们的促进派，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燕 爸爸，你说的真好！

方 最近我又学习了列宁的这些教导，我越想就越觉得有搬家的必要，而且是搬得越早、越快、越好。

燕 怎么？爸爸，你真的也同意搬家？

方 嗯，要搬，一定要搬！

（陈进上场。）

陈 （兴奋地）哟，老方！刚接到你的信，人就回来了，可真快啊。

方 哈哈！搬家心切嘛。

陈 （乐得合不拢嘴）嗨，和你过了这么几十年，这还是第一次见你把家庭问题这么放在心上呢！

方 说是家庭问题，可也不能小看啊。为这搬家的事，我还专门请了位客人来呢。

陈 搬个家，用不着兴师动众。隔壁的老刘都给忙完了，手续刚才也办过了，你就不用操心了。快歇一歇吧！那烂盆不要了，别焊了。

方 哎，补补还能用嘛。

陈 老方，说真话，我这几天就盼着你能回来，给我帮点忙。

方 我能帮什么忙呢？

陈 还不就是小燕毕业分配的事。

〔燕站起来欲说，被方制止。〕

方 需要我帮什么忙呢？

陈 只要你帮着说句话就行。刚才我又打听了一下，市里负责安置青年工作的那位领导，是你的老部下，你去跟他说一说，他还能不照顾你这老领导？

方 陈进，能这样考虑问题吗？当领导，当干部，这是党分配的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孩子毕业后干什么，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找关系、走后门

这是资产阶级的作风，咱们要坚决反对！

燕 妈妈，你就别瞎忙了，我干什么工作，和爸爸都商量好了。

陈 干什么？

燕 修理地球！

陈 什么？你说什么？

燕 到农村去。

陈 （急）老方，你也同意啦？！可她是明文规定免下的，咱们身边就剩这一个孩子，留在城市是应该的！反正我不同意，她就下不了。（陈生气地坐下）

方 是的，按规定燕是可以免下的，这是组织照顾，党的关怀。可我们都还身强力壮，我们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理由让组织照顾？！孩子要革命，要前进，做父母的是支持，还是拉后腿？我看应该坚决支持！

陈 留在城市工作，难道就不是干革命？

方 是干革命。我们的孩子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应该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农村也需要他们这样一代新人去建设。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时时处处要从革命利益考虑问题。陈进，你想过没有，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样才能把革命的红旗举到底？怎样才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陈 我没想那么多。不管怎样，燕儿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到农村去她受不了！

燕 妈，农村艰苦我不怕，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

方 （对陈进）因为农村艰苦，就不让孩子去，这对吗？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是都在农村吗？

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进了城，这是革命的需要，但是，都往城里边挤，那农业生产谁去搞呢？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燕 妈，你说呀！

〔陈看了燕一眼，生气地不答。〕

方 孩子从小生长在城市，就更需要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娇生惯养，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陈 这么说你是决心让小燕下乡了？

方 对！

陈 你，你怎么不为孩子的前途着想着想？！

方 前途，（踱步思索）到农村去就没有前途了嘛？几万万贫下中农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的岗位上，农业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为中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贡献力量，这难道不光荣，不值得自豪吗？陈进，你所想的前途是什么？无非是让孩子到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工作，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然后舒舒服服地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种“前途”是红旗落地、历史倒退的“前途”啊！

燕 妈，爸爸说得对。你应该象爸爸那样，为我们青年人怎样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操心。

陈 （动气）算了，算了，我不管了！你愿意去哪就去哪！

（看手表）到点了，我该打针去了。

〔陈拉开台桌上的抽屉，取出药盒。〕

方 哎，赌气不行，要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你先打针去吧，回来咱们还得商量商量搬家的事。

陈 那还有什么商量的。手续都办好了，不用你操心了。还是好好操心点燕的事吧！

〔陈把药盒揣入衣袋，下。〕

〔方走到桌旁，拉开装药的抽屉，看着里面一盒盒贵重的药。〕

方 海燕，你妈妈的病治得怎么样了？

燕 身上的病好多了，可这脑袋里呀，倒真有病了。

方 哎，从哪儿搞到这么多贵重药？

燕 还不都是刘袭古帮我妈买的。

方 （沉思片刻）这样的药，整盒整盒的，他怎么能搞到？

燕 药剂师嘛。

方 海燕，这里边有问题呀！你到市医院去一趟，把这个情况向他们领导反映一下。顺便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吧。

燕 好！

〔燕下。〕

〔方从筐上拿来草鞋架，从“百宝箱”中取出钉子、锤子，修钉草鞋架。〕

〔小胖上。〕

胖 海燕姐姐！（见方）哎，木匠伯伯！我海燕姐呢？

〔小胖向方洪走去，方洪扶着眼镜框看小胖。〕

方 她出去了。你是谁家的孩子？

胖 我就是隔壁的小胖啊，我爸爸是炼钢工人，你不认识吗？

方 不认识。

胖 那我也没见过你呀。可我跟这家的海燕姐姐可熟了。

方 你来干什么呀？

胖 我看方伯伯回来了没有？我家搬到这儿都快两年了，还没见过他呢。他们家又快要搬到一个可大可好的新房子去。隔壁的刘叔叔说，海燕姐的爸爸方洪是个大干部，可大呢，知道吧！

方 你不要听他胡说。大干部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嘛。

胖 木匠伯伯，你说得对。我爸爸也是这么讲的。

方 哎，小胖，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啊？

胖 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现在爷爷退休了，和奶奶也一块搬来住了。我们家要有这么一套房子住该多好啊！

方 你家的房子不够住吗？

胖 本来够住。可这回爷爷、奶奶一来，房子就变小了。连睡觉都挺挤。

方 呃？（稍想片刻）你看陈阿姨家那套新房子要是让给你家，够住吗？

胖 那当然够住啦，保准不挤了，可惜……

方 好，我一定帮着你们家住上那套新房子。

胖 木匠伯伯真好！可是你说话能顶事吗？

〔此时李振山手拿一刻有“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字样的扁担上。看门牌。〕

李 批修路100号，对。

胖 （发现李）老爷爷，你找谁？

〔李进门，看到方洪正在钉草鞋架。〕

李 （高兴地）就找他！方洪！

方 哟，振山大伯！

胖 （看方）方洪？

李 〔弯扶李坐到桌旁，接过李手中的扁担靠在桌上。〕